

·评书·

花和尚演义

赵博 改编



· 评 书 ·

花和尚演义

赵 博 改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花和尚演义
Huaheshang Yanyi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字数：120,000 开本：787×1032 1/32 印张：8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00

责任编辑：白 瑞

插 图：李德庆

封面设计：安今生

责任校对：晓 惠

统一书号：10158·841

定价：~~1.80~~元

1.45

目 录

- 第一回 假义士荒冢新厉鬼
真英雄古剎驱恶邪…………… (1)
- 第二回 鲁家店共弱救金老
状元桥抑强打郑屠…………… (24)
- 第三回 生铁佛寻隙报私怨
花和尚跋扈受责罚…………… (50)
- 第四回 假新娘怒打真寨主
太义士巧说小霸王…………… (81)
- 第五回 瓦罐寺淫道戏民女
东禅房顽徒刺英雄…………… (105)
- 第六回 酸枣门倒拔垂杨柳
东岳庙横撞高衙内…………… (132)
- 第七回 巷口店窃听机密事
野猪林暗护林教头…………… (156)
- 第八回 二龙山力战青面兽
宝珠寺智赚金眼虎…………… (179)
- 第九回 鲁智深救友陷虎口
玉娇枝舍身闯死牢…………… (200)
- 第十回 二虎将解危桃花山
三山兵攻打青州府…………… (223)

第一回

假义士荒冢斩厉鬼 真英雄古刹驱恶邪

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山西黄河以东石州府昌化郡鲁家村，鲁铁匠的儿子，名叫鲁达。在河南登封县离城西北三十里五乳峰下，中岳嵩山少林寺，学艺十年，奉师命下山，抑强扶弱，匡复正义，立志戎马边关，以身许国，作一个钢铁铮铮的血性汉子，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自从下山以来，晓行夜宿，饥食渴饮。这一天，来到了山西境地雾云岭下，眼看将近中午，鲁达走得又饥又渴，打算找个去处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正好，山脚下林荫深处，有个山乡小镇，大约上百户人家，小镇的四周被密密匝匝的高大挺拔的杨柳树包围着，大有掩映成趣，曲径通幽之感，微风乍起，那滚滚的林涛便会发出“呜——呜——”的吼声，给这个小镇带来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一条用小块鹅卵石铺成的乡路，从东到西直通镇中，路两旁稀稀落落有几家店铺，临近的一家小酒店，高挑着红布幌子，有气无力的迎风摆动着，看样子这生意很不景气。鲁达由于饥饿难熬，一直奔这家酒店走去，还没等鲁达来到跟前，只见从酒店闯出一个人来，匆匆忙忙地摘了酒幌儿，转身走进屋里，“哗楞”一声，将店门关上了。

鲁达吃了个闭门羹，好生不解。心想，也许是赶巧了，我再到别处看看去。还没等鲁达动身呢，就见仅有几家买卖好象受了传染似的，劈哩叭啦全关门了。鲁达想找个人打听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仔细打量一下路上的行人，一个个惊恐万状，有的还不断地回头看他，一边看一边大步溜星地朝前走着，等走到拐弯的地方抹身撒腿就跑，小镇街头行人本来就不多，一眨眼的工夫，全都跑光了。

这一连串儿的事儿，把鲁达给闹糊涂了，他索性信步走出了小镇。离老远就看见在一家菜园子的旁边，有一棵对接粗的千年古榆，茂密的枝叶象撑起来的一把绿色的巨伞。树荫下有一口水井，井台上有人正在摇辘轳打水。鲁达紧走几步，想要询问一番刚才的事情，到跟前才发现打水的人原来是个年轻的姑娘。鲁达站在那里迟疑起来了，要问吧，又有点不好意思；不问吧，已经到跟前了，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姑娘把水打上来了，刚要伸手去拎水桶，猛抬头看见了鲁达，吓得她“哎哟”一声，一撒手，“咕噜噜噜……哐当！”水桶又滑落到井里去了。这姑娘急转身撒开两腿跌跌撞撞地跑进了院子里。

鲁达憋了一肚子气，正无处发泄，一伸手呛唧唧抽出了腰刀，对准身旁的那棵古榆，一个转身抡劈，“咔嚓！”大碗口多粗枝桠应声落地。几乎是在树枝落地的同时，只听“噉”地一嗓子，从这棵古榆树干朽烂的空洞里，蹿出一个人来，象燕子似的在半空中来个云里翻，一头便扎了下来，双脚轻轻落地。大喊一声：

“大胆狂徒，竟敢惊扰你家爷爷的好事，休走，看

剑！”

说罢，不通名姓，一个惊蛇出洞，抖剑便刺。鲁达手中刀来个风卷残云，转身一翻腕子“啪”的一声，便压住了对方的宝剑。不料此人“喇！”将剑抽回，紧接着劈、撩、点、绞、崩、拦、刺、扫，只听喇，喇，喇！嗖，嗖，嗖！一把剑恰似银龙戏水，白蟒游云，使人眼花缭乱。鲁达站在那里不慌不忙，只是一边抖动双肩，翻转刀身拆架其剑，一边仔细打量此人，只见他细身材，长得瘦，高颧骨，大镚儿倮，身高不过五尺六，蓝衣裤，破又旧，襟袖满钉蚰蜒扣儿，轻似扑鼠狸猫，快如攀崖猿猴，虽非武林高手，却也刁顽难斗。

鲁达正想变换刀法将他拿下，猛听对面密林中，嘶溜溜一声刺耳的呼哨，只见此人，赶忙收剑跳出圈外，双手抱拳发出一阵冷笑：

“嘿嘿，不能为一时斗气，因小失大，耽误了爷爷的买卖，咱们后会有期。”

说到这儿，他拧腰肢，纵身形，三蹿两跳钻进了丛林深处。

鲁达今个儿别扭透了。碰到了这么多的糊涂事，还没等问明白，又打了一场糊涂仗，人跑了，连个姓名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想问个究竟，连个人影也看不到。急得他哇呀呀怪叫。回身到大榆树的空洞里搜寻一遍，没发现任何东西，唰啦一声将腰刀插入鞘内，坐在地上直生闷气。坐着坐着，肚子的饿劲儿又上来了，没地方吃饭去，只好将刚才姑娘滑到井里的水桶又重新绞了上来，放在井台上，手扶桶沿往怀里一栽歪，咕咚，咕咚地喝了一肚子凉

水，放平了水桶，摩擦一下嘴巴，觉得精神多了。他坐在那里稍微休息一下，慢慢地站起身子，紧了紧腰里的丝绦大带继续赶路，大约走了半个时辰，来到了雾云岭上，抬头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岭上层层云雾缭绕，怪石林立，奇岩突起，在两座山峰的中间有一道峡谷，一条瀑布似银练飘舞飞流直下，泻入谷底，形成了一座深潭，银花翻滚，白浪冲天，盘旋曲折通往山下入河。在这河水拐弯处，有一片平坦的荒原，荒坟累累，蒿草蒙人。在一棵古槐树的下面，有一座崭新高大的坟头，坟头上插着一杆残破的纸幡，随风飘摆，哗哗作响，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在荒坟的左侧是一条古道，有一位仆人模样的老汉赶着一辆带围帘的车子，前边挂着刺绣的朱红色车帘，在这辆车子的左右有四名军汉护送着。时间已接近中午，旷野无人，除了哗哗地流水声外，寂静异常，荒坟、孤幡、野草、荒原，雾茫茫的天气和这死一般地寂静，加上，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一个个早已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几个军汉不约而同地呛啷一声拉出了腰刀，就在这转瞬之间，只听大槐树下插着纸幡的那座崭新的高大的坟头“嘣”的一声巨响，冒出一股浓浓的烟雾，接着便是撕心裂胆地一声嚎叫，就见从烟雾中慢慢地站出一个白呼呼的东西，随着烟雾的上升，这个家伙也不断上长。浑身上下全色白，白帽子、白衣裳、白带子、白鞋，白脸、白手、白胳膊、白腿，而且都是煞白煞白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白得出奇，白得可怕，在那张煞白的脸上却偏偏长了一双红眼圈儿、红嘴唇，红舌头耷拉到唇外有一尺多长，而且是鲜红鲜红的，红得鲜活欲滴，红得特别，红得吓人，活象

一个吊死鬼。身高足有两丈，穿一件雪白的大开襟长袍子一直拖到地面，从走路的姿态上看，两条腿显得特别长，比例有点失调。这个家伙声嘶力竭地嚎叫着，挥舞着手里的哭丧棒，连蹶带跳冲上前来。

四个军汉吓得六神无主，面如土色，赶忙丢下车子，钻入草丛，抱头鼠窜。车上的两只穿套骡子吓得直竖耳朵，象钉子钉在那里似的，任凭车老板拚命地抽打，除了吱吱地打着响鼻外，是纹丝儿不动。驾辕的那匹白马心想，人家都跑了，咱还等什么，想跑，前边的牲口又阻碍前进，它一着急，“呼”地一声猛扬前蹄，竖起了马掌唉儿唉儿乱叫。只听“呱唧”一声，把赶车的那位老汉从车辕上给掀了下来，他顺着斜坡叽哩咕噜地一直滚到了四个军汉的跟前，老汉翻身爬起，伸手拦住了四个军汉，

“各位，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咱得赶快回去保护少妇人，倘若少妇人有个三长两短，你我谁能担得起！俗话说，鬼怕恶人，咱们人多势众，还备不住把它给吓唬住。”

赶车的老汉说着，带领着四个军汉战战兢兢地喊着，“打鬼！打鬼！”彼此壮着胆子，虚张声势地反扑过来。

这个穿白家伙正在呼嚎喊叫气势十足地追赶着，突然发现自己被吓跑的人又折回来了。他稍微迟疑了一下，马上又更加起劲儿地舞动着手里的哭丧棒追了上来。眼看距离越来越近了，只见这个家伙将哭丧棒交还左手，突然一抖右手，就听“嗖！”啪地一声，不知什么东西正好打在赶车老汉的脑门子上，当时，鲜血直流，老汉“妈呀”一声，捂着脑袋跌倒

在地。四个军汉本来已经吓得魂飞胆颤，刚才是因为碍于老汉的面子才硬着头皮跟着上来的。这回呀，一看恶鬼的手段如此厉害，一抖手老汉就趴下啦。早已魂不附体，一个个争先恐后，慌不择路，逃之夭夭。

这时候，只见这个穿白的家伙哈哈狂笑几声，跑上前去，猛扑到车子上，掀开了车帘，打里边跌跌撞撞地出来两个年轻的女子。她们显然是吓懵了，连滚带爬地下了车子，走了十来步，便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鲁达大喊一声，

“强人休要猖狂，洒家来也！”

这一声震得山谷回应，天摇地动，登时，把这个穿白的家伙吓了个趔趄。鲁达喊罢，撒腿便往山下跑，从山上到山下相距二、三里路，已经来不及了。

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就听路旁的大树上有人呐喊：“呔！”

这喊声还没落地，“唰”地一声，一个小燕投井从树上大头朝下斜片着穿出一个人来，离地两丈来高，正好同这个穿白家伙照面，就见此人在半空中探身挥剑来个旋转平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嗖”地一声，将这个家伙的白色尖帽子削掉了半截。只听这个家伙“哎哟”一声怪叫，转身便跑。怎么鬼还害怕吗？可不是，鬼怕恶人嘛！

这时候，从树上飞下来的这个人双脚已经落地。只见他一翻腕子手中剑来个右拦扫，“唰”拦腰又是一剑，“咔嚓！”一声，将这个穿白的家伙的双腿斩断，奇怪的是滴血未流。原来砍断的是绑在他腿上的两根特制的木头高跷。这

个家伙由于两腿失去了平衡，吓得他“哎呀！”一声，从离地面四尺多高的半空中大平身地栽了下来。顺势扔掉了手里的哭丧棒，然后，噉哧咋嚓地扯碎了身上的纸糊的孝服和尖帽子。这回才看清楚这个凶狠可怕的恶鬼，原来是一个人。

世界上凡是假的东西，当它的假象没被揭露之前，总是装腔作势的借以骗人，一旦剥去了伪装原形毕露以后，又会变换另一种手法继续行骗。这个人见势不妙，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苦苦求饶：

“好汉爷饶命，小的家境贫寒，吃穿无着，堂上又有八十老母卧病在床，无钱请医调药，出于无奈只想作一次这种伤天害理的营生，以解燃眉之急。适才看到大伙反扑过来，我一时心慌才扔出了一块石头，没想到竟误伤了老汉。我可以对天发誓，今后要无故杀生害命雷击八瓣！好汉爷若能饶小的一命，下半辈子再也不敢了……”

没容他把话说完。从树上飞下来这位“嚙嚙”一阵冷笑，“留儿不得！”

说罢，手起剑落，将装鬼的家伙拦腰斩为两段。人们惊魂稍定。四个军汉赶忙扶起赶车的老仆人，扯下来一块衣角包扎了伤口。唤醒了少妇人和丫环。这位少妇人带领大家来到救命恩人面前，一齐跪拜在地：

“感谢义士救命之恩，敢问尊姓大名？容当后报！”

此人将剑插入鞘内，抱拳当胸：

“大英雄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些许小事何谈报答，至于我姓什么，叫什么，本人终日浪迹天涯，居无定处，不问也罢。”

说到这儿，他用眼睛看了看众人，最后落到少妇人身上眼珠儿都不转了。只见她年方二九，正在妙龄，粉面象带露的莲花，出水的芙蓉；纤腰如三春杨柳俏迎春风，衣裙锦绣散香气，秋波似水含深情。少妇人一看，这个人长得又矮又瘦，衣服破旧，他这个身量，这副尊容，和他挥剑斩“鬼”的壮举很不相称，加上他看人的那种眼神儿，使少妇人感到有点厌恶、惶恐，跪在那里面红耳赤，低头不语。小丫环赶忙挪动一下身子将少妇人遮住。这位斩“鬼”的英雄居然让少妇人的美貌给惊呆了，眼珠象灌了水银似的一动不动都凝了。当他看到了少妇人和丫环的感情变化以后，立即哈哈大笑：

“恕我冒昧，假如我没看错的话，这位便是陕西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的侄媳，种湘的夫人。”

小丫头微微地点了点头。这个人一看，不知为什么立即诚惶诚恐地单腿跪地：

“少妇人和众位请起，适才酒家来迟一步，使大家受惊了，特此告罪。”

说完话，伸开双臂做了个想要搀扶的姿势。大家赶忙起来，又说了一些感激的话。

“此地山高林密不是讲话之所，适才山中又有人喊声如雷，恐怕也是个不祥的兆头。常言说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无事防备有事啊，我看，大家不要啰嗦，还是赶路要紧哪！”

这位义士的一番话，把大家给提醒了。登时，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面带惧色，一声不响。斩“鬼”的义士见此

情景，一拍胸膛：

“大家休要惊慌，有洒家在此料也无妨！”

少妇人和四个军汉向这位义士再一次表示谢意。唯有赶车的老仆未动声色，他请少妇人和丫环上了车，四个军汉卫护左右，这位义士独自断后。老仆“咋！”甩了一个响鞭，

“哗楞楞”响起一串清脆的銮铃声，这辆大车沿着山中古道，驰向丛林深处。

鲁达从山上跑下来，到跟前一看，装鬼的人已经被杀死了。荒原上，横卧着一具僵尸，血染孝服，随风飘摆，送来了一股股血腥的气味。车马行人已经踪迹不见，只是在荒山古道上留下两行依稀可见的车辙。鲁达沿着这条车道，踏踏踏大步地前进。道两侧古树交叉，盘根错节，枯藤倒挂，峭壁崖头瀑布倾泻，雾云岭上松涛怒吼。在那幽谷深处不时地传来虎啸猿啼、鹿鸣狼嚎，使人们不寒而栗！跨越一条小溪，爬过一座山梁，在一片密密麻麻高大挺拔的苍松翠柏之中，传来了一阵阵檐前铁马叮咚之声。鲁达心想，莫不是在这丛山峻岭中还藏有宝刹神庵，洒家腹内饥饿，何不找个去处讨些饮食。想到这儿，便循声而去。穿过一片丛林，大约走出半里之遥，在依山傍水的地方，背靠几十丈的悬崖绝壁的下面有一座古庙，残墙断壁，败瓦颓垣，在那破旧的山门上面挂着一块断裂的匾额，上面楷书三个斗大的金字：

“武圣祠”。门两侧的抱柱上有一副对联，虽然挂满了蛛网、灰尘，却也隐约可见。上联写的是：“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下联配的是：“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横批有四个大字：“大义参天”。祠堂不大，东西两配殿已经坍

塌，五间正殿屋顶长满了蒿草，砖瓦坏损，油漆脱落，山门前的空地上蒿草没膝，看样子已经好久没有香火了。他用手一推山门，关着，鲁达啪啪啪扣打着门环，高喊：“里边有人吗？”

听了听没有动静，他便绕到围墙的坍塌处，一纵身越墙而过，到里边一看，庙院的东南角停放着刚才路上看见的那辆车子。院中心有两棵挺拔苍劲的古柏，枝叶参天，古柏下有一块平展展的大青石，四四方方象一张大桌面儿似的，上面杯盘狼藉，不知为什么，碗碎了，杯打了，壶漏了，酒也洒了。地下东倒西歪地躺着五个人，正好是路上那四个带腰刀的军汉和一个赶车的老仆人，一个个醉得跟死人一样，昏昏沉沉不省人事。鲁达用手捋起来一个军汉，打算问个究竟，奇怪的是刚捋起来一撒手又倒下去了，瞪着两只眼睛看着鲁达，干巴巴嘴，就是说不出话来。鲁达急了：

“哇呀呀！这，这这……”

鲁达急得直跺脚说不出话来，就在这工夫儿，“呼”地一声，从地上站起个人来，把鲁达吓了一跳，他瞪瞪瞪倒退两、三步，手按腰刀一看，原来是那个赶车的老仆人。

“身为奴仆途中竟敢擅自贪杯，为何醉到如此地步，还不与我从实说来！”

鲁达这么一问，震得老汉耳朵嗡嗡直响，吓得他战战兢兢地抬头一看，只见此人年方二十四、五岁，身高过丈，肩宽背厚，头圆耳大，鼻直口方，大耳垂轮，青布帕包头，青粗布裤褂，高打青色鱼鳞裹腿，象在墨坛子里洗澡了似的浑身上下一色青。脚穿多耳麻鞋，腰束丝鸾大带，肋下横持一

口翘尖压把的腰刀，绿鲨鱼皮鞘，银衬口，银饰件，大红刀穗三尺长，随风拂动。站在那儿象半截铁塔一样，彪悍异常，勇猛过人。

老仆人跪爬半步，噗通跪倒在地：

“大英雄容禀，老奴是陕西延安府老种经略史种师道的贴身家人，名叫种福。受主人老种经略相公之托，为其贤侄——小少爷种湘接取家眷，没想到走至山下遇到了一个装鬼的强盗，拦路行凶，在这万分危急之中，被一个消瘦的汉子营救，并主动护送我等出山，一路上跑前跑后倒也殷勤，走到中途，正是大家口干舌燥又饥又渴的时候，这个斩鬼的消瘦的汉子提议说，离此地半里之遥，有一座武圣祠，庙住着一位五台山云游的大和尚同他交往甚厚，可以到这里讨些饮食，略加休息再走也不为迟。就这样将我们引到这里，好象早有准备似的，不大工夫就将饭菜备齐，大和尚十分热情，还特意捧来了一坛陈年老酒为我们压惊。因为我看到斩鬼的消瘦汉子两眼总盯着少妇人，加上饭菜又准备的如此应时，心里便有些疑惑，恐怕发生什么意外，所以虽然也跟着大伙假意举杯，却滴酒未饮。果然不出所料，四个军汉刚喝一口便‘哎哟’一声，被麻翻在地。我怕被他识破了遭到杀害，也装作不省人事的样子，同大家一起倒在地下。就在我们倒下以后，那个斩鬼的消瘦汉子引来了一个胖和尚把我们少妇人和丫环给掠走了，至今去向不明，恐怕凶多吉少。恳求大英雄拔刀相助，小老儿今生不忘载天之德呀！”

说着，嘟嘟唧唧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鲁达伸手扶起了老仆人种福，正想寻找少妇人和丫环的下落。只听“咔嚓”一

声，武圣祠正殿的门开了。不知谁在里边喊了一声佛号：

“阿——弥，弥，弥陀佛！”喊声刚落，从里边跳出来一个嗑巴和尚。哎哟，这和尚长得凶极了，身高体胖，脑袋瓜溜光锃亮，象个吹鼓了的大气球似的都圆了。长了一脸横丝肉，面似生铁，黑中带锈，一字扫帚眉，七岔八岔斜插入鬓，一双蛤蟆眼努于眶外，若是没有眼芯子提接着，“咣当”掉下来都能把脚面子给砸两窟窿。塌鼻梁子，朝天鼻孔，护鼻毛往外翘翘着。他那张嘴长得特别大，几乎占整个脑袋直径的二分之一，差点跟耳朵连起来，脖子上套着一串银质空心素珠，每颗足有核桃大小，一串约有三斤多沉。身穿深灰色的僧衣，没来得及系扣襻，敞着怀儿露出一身疙瘩肉，滚圆的肚子上边护心毛有三寸多长，腰系丝绦，光脚没穿袜子，蹬一双开口僧鞋，徒手没拿兵器。鲁达一看，这个和尚个头那个大劲儿，身量那个膀劲儿，脸膛那个黑劲儿，声音那个粗劲儿跟自己差不多。噢！他突然明白了，怪不得刚才小镇子上的买卖家见我关门，人见我就跑，一定是闹误会了，张冠李戴，把我当成这个大和尚了。想到这儿，鲁达摘下腰刀放到地上，立了个门户，大吼一声：

“哪方僧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为非作歹，还不赶快报名受死！”

和尚一听，嘿嘿一笑：

“你，你，你听了，我，我出家十年多，威名震山，山河，法——名崔道成，绰号生，生，生铁佛。”

说罢，也不问鲁达的姓名，开拳便打。还没等鲁达还手，只见侧面“唰！”飞来一物，“咔嚓”一声，正好打在

崔道成的秃脑门子上。原来是赶车的老仆人种福看生铁佛正在说话，乘其不备，悄悄地抓起那把漏底儿的唐三彩酒壶，对准他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来。崔道成一运气，“叭！”将这个唐三彩的破酒壶撞了个粉碎，脑袋却毫无损伤，连个红点都没有，若不怎能叫生铁佛呢！

鲁达一见此人功夫不浅，不可轻敌，他正想奋力迎战，没想到生铁佛虚晃一拳，急转身形直奔老仆人种福而来，吓得种福手足无措，连连后退。鲁达飞步上前挡住生铁佛的去路。生铁佛气得三煞神暴跳，五凌豪气飞空，他双腿下蹲摆个“黑鹰开翼”之势，紧接着“蛟龙出洞”、“拨云驱雾”、“铁僧拜佛”，真是拳打上、中、下三路，脚踢左、右、正三面，掌拳脚腿交替运用，象密集的雨点一样噼里叭啦地落下，使人目不暇给，无懈可击。赶车的老仆人种福痴痴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傻眼了。

鲁达在嵩山少林寺学艺十年，身获五种绝技，梅花桩、二指禅、醉八仙拳、疯魔棍法和金中罩铁布衫功，而且臂力过人。所谓二指禅功，就是用两只手指头点地，能支撑整个身子倒立起来，两个指头没有千斤的力量是办不到的。鲁达凭借高深的功力，采取了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战术，他站在原地转动腰身，只用双臂拆架，使对方的拳拳脚脚都近身不得。这样，一来可以借此了解对方拳脚的底细，二来可以消耗对方的体力，迫使他的攻势逐渐减弱、放慢。

生铁佛崔道成一看，此人出自少林正宗，功力惊人，出手不凡，自己凭拳脚很难取胜，想到这儿他改变了主意，放慢了进攻的速度，想寻隙利用绝技铁头功，置鲁达于死地。